

執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分安有執不在上而羞爲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四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也效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

辟蔽及繼屬續也屬屬之欲反。王念孫曰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解成王而攻武

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履天子之籍
籍謂天下之圖籍也

謝本從盧按作天下之籍王心孫曰宋本作天子是也鄭樵

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誥節本於荀子之籍者位也謂履天

夫桀紂載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載籍卽執位故韓詩外傳

不
可
以
言
履
鵬
之
位
也
德
天
下
之
斯
遐
然
如
固
有
之
而

荀子卷第四

行樂圖

天下不稱貪焉

假然猶安然固有此位也

般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

稱辰焉

虛讀為墟辰暴也墟殷國謂般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為墟也

兼制天下立七十一

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左氏傳成鯨封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八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故卦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邰雍曹滕畢原

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郝懿行曰此總言之左傳昭公之盾

言之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

數三當為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誤耳

於文武

導開導謂開通

周公歸周

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

自歸其國也○先謙案歸周者以周之天下歸之成王與反籍

於成王義一貫故下文又以歸周反籍連言非謂自歸其國

固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為詞也

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

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天子也臣明攝政非為己也

者不可以少當也

不可少頃當此位也

不可以假攝為也

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

蓋權宜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

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

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

非擅也

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

也變執次序節然也

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執次

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王引之

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

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先謙案王說非也天論篇云君子啜菽

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與此文一例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節然猶適然說詳彊國篇楊注亦非

故曰枝主成王之弟

以弟誅兄而非暴也

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
 化矣宋本作仰易變化注多仰易反易也五字謝本從盧校抑亦變
 變行曰厭者台也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
 昭注厭合也此厭字本義其音一合也此厭音一合也
 者迫也此厭音於輒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合也
 合此篇下云厭於輒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合也
 足失其義也王霸篇云厭焉有干歲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
 楊注引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鄭注厭讀為厭厭閉藏貌
 蓋無取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為厭故訓閉藏荀書之厭自本
 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承上文而言孫曰抑亦變化矣然
 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
 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
 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為之注曰仰易反易也
 諸書無謂反易為仰易者盧從元刻非又曰厭然安貌字本作
 厭或作厭又作怡方音曰厭安也說文曰厭安也
 切爾雅曰厭安也泰風小戎篇厭厭人毛傳曰厭安於靜
 也小雅湛露篇厭厭夜飲韓
 惜惜杜注曰惜惜安和貌皆也下文曰厭厭兮其能長久

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
 異也義並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
 貌一涉反正論篇註厭此厭服於厭狀今其能長久則云厭足
 也於厭焉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為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
 皆由不知厭之訓為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先謙
 案宋本作抑亦變化矣是也今依王說改正厭然王說是非聖
 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召詢劉向編錄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

臣子謂使不敢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執在

也○王念孫曰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

日執執位也下文曰執在人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羞為

與位同義楊以執為權執失之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慙必為順

下矣勃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錫之地而明

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

之經紀鳴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

行日鳴俗字古止作烏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陳饑若不

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必

云鳥呼者李斯諫逐客書擊磬叩缶歌呼鳥鳴秦之聲故以

此言反之注以歎辭為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鳴當為噪字之

誤也噪與叫同爾雅祈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噪小雅北山傳

日叫呼也周官衡牧氏曰禁嗙呼歎鳴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

同叫呼也佛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噪譁於東崖並字異而義

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若作鳴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二說皆非也嗙呼而莫之能應言儒者困之時人不聽其呼

召也與無置錙之地句相儼然而句與而明執在人上則王公

之材也在人之上謂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

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

日廣雅曰閭謂之街闕巷窮閭即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

新序雜事篇作窮閭闕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

陝也陋屋與窮閭同意非謂弊屋漏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

抑篇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

作窮閭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證矣先謙案羣書

治要作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言人所以莫不貴此人者其可

貴之道在也文義為長修身篇云雖困四夷人莫不貴非相篇

云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句法一律俱無之字此作貴之不重貴

字者下貴字或作不轉寫者因誤為之字耳君道篇云夫文王

欲立貴道又云於是乎貴仲尼將為司寇魯也沈猶氏不敢朝

道果立正與此貴道同義仲尼將為司寇魯也沈猶氏不敢朝

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

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必

豫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儲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必

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為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

○盧文弨曰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郝懿行曰豫與序同

古字通用早正市價以待之故鬻者不復論序也劉台拱曰孔

子將為司寇而魯之人蚤自修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

而成也王念孫曰蚤自修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

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誼也豫猶一聲之轉方
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惑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
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則魯牛馬者不儲賈篇曰黃帝
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侮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
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誑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
治天下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誑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
此同說者皆讀豫為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與
俞樾曰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
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
右旁之省故誤為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
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
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為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
隸書或作帑亦與脩字右旁相似先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
謙案豫賈王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先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
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問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
盧校作罔不必分盧文弨曰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
通用新序五作罔罔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罔罔分有親者
得多與此不同都魯行曰必字誤衍應依新序五作罔罔分說
苑七云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為一

事劉台拱曰罔不分當作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
序卷一作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
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
不分宋呂錢本並如是不即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罔罔不分
今依諸說孝弟以化之也山孔子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
剛必字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
位則美俗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
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
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係官百官形見也○王念
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
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行一
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
則天下應之如謹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謹謹也言登
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論語曰楊說非也君當為若
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
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
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正王念孫曰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謂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謂道也今據以補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也有所正矣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王念孫曰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易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如農人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先謙案備用猶言械用說見王制篇不卽是

非然不然之情○王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卽然否也哀公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誤與此同先謙案卽恤通用秦策不恤以相薦擢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楚文韋注恤顧也也謂相蹈藉擢抑皆謂相陵駕也忤慚也若夫謫德而定次○盧文弨曰正文未有也字今從元刻刪也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謫謫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謫德而定位之語○盧文弨曰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說今從元刻洪頡煊曰字書無謫字君道篇論德而定位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謫疑卽論字之謫正論篇圖德謫者謫之謫耳謫決古字通謫難勉誼疑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謫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謫德而定位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融鑑篇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謫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謫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圖者蓋亦後人所改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皆得其官當其才

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
 該不敢竄其察文義一律竄與進意亦相配不得解竄為逃匿
 也大略篇云貧竄者有所竄其手矣注竄容也此竄亦當訓為
 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呂覽審分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
 篇無所竄其竄矣竄字意正與此同
 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無益於理
 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
 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王念孫曰事行呂
 本行事皆作事行盧從呂本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知
 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
 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行也若
 是其險汗淫汰也偶則事行則違備故皆其證知說失中謂之姦
 篇云立身則從備俗事行則遵備故皆其證知說失中謂之姦
 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知說失中謂之姦
 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
 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

分別隔易同是聽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
 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
 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
 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
 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慥陋之人乃始率其羣
 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慥陋也辟音譬稱
 言終身不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
 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於愚故曰上愚劉台拱曰上愚猶
 言極愚會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
 楊注非會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如相雞狗之名也盧
 文弼曰正文會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郝懿行曰古人重
 畜問富數焉門材與焉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
 詩曰為鬼為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域短狐也覩姑也鄭

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故曰君子隱
循呂錢本皆無之字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
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聲遠也鄆夫反是
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爲愈
○王念孫曰譽非名譽卽與字也譽與名聲同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
黨與愈少也臆烟籀下句鄙爭而名俞辱乃言名譽耳元
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
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
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鴈紐方譽亦讀爲與與亦類也
周語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詩曰民之無良
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爲聲譽失之詩曰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
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
也舍除也粹讀爲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粹折先謙
案正論篇云顛跌碎折不待頃矣與此粹折義同彼用本字

身不肖而誣賢。先謙案不肖而自以爲賢是誣也下文云內不自以誣可證誣賢二字之義君道篇云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與此誣賢意同是猶僵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僵也。伸讀爲身字之誤也。僵身之人而僵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劉台拱曰伸蓋卽僂字之譌。故明主譎德而序位。先謙案譎決也說見上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爲治辯之極也先謙案辯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王念孫曰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擇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猶言

上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杜
 正猶平政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人者
 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富國篇云平政以齊民與此平正和
 云隆在脩政矣二政字皆當作正彼借政為正猶此借正為政
 也博當為博王說是虛井井其有理也井井其有理也
 改聖人為賢人誤今正井井其有理也
 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理
 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嚴嚴其能敬已也
 于以非禮也嚴或作儼。虛文強曰注于分分其有終始也
 以各本皆誤倒今從明虞王合訂本移正分分其有終始也
 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王念孫曰楊
 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當為介介字之誤也。王念孫曰楊
 南穆見辭傳介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彼注云介然終
 固貌引繫辭傳介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彼注云介然終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若作分則通分亦不當為介然
 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則通分亦不當為介然
 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愈憊曰分當讀為份說文人部份文質
 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當讀為份說文人部份文質
 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先謙案王俞二說並通據下

文又言緩緩今其有狀狀其能長久也故狀是也亂生於不足
 文章則王義為允狀狀其能長久也故狀是也亂生於不足
 也。先謙案狀狀今其有狀狀其能長久也故狀是也亂生於不足
 猶安安然說見上樂樂其執道不殆也故知足然後能長久
 誼蓋即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見王肅篇曰樂然扶持
 心國楊注曰樂讀為落石貌也此云樂樂今彼云樂然文異義
 同老子曰落石貌也此云樂樂今彼云樂然文異義
 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齊之昭昭其用知之明也昭見
 之貌昭與照同。郝懿行曰昭蓋照之或體字也經典罕用釋
 蟲螢火即昭用昭字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劉韶兄弟一生不為
 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今讀荀書可知昭字脩脩其用統
 由來已久蓋起於周秦開矣王肅篇亦有昭字脩脩其用統
 類之行也孫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王念
 若四時之條脩然為條脩為行貌故曰脩條今其統類之行也
 作脩者借字耳。楊以脩為條脩為行貌故曰脩條今其統類之行也
 餘能謹之曰統類上不當有字蓋涉上句而衍緩緩其有
 屬王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字蓋涉上句而衍緩緩其有
 文章也或為歲裝之貌。熙熙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隱隱
 今其恐人之不當也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

謂聖人矣。先謙案此句此其道出乎一易謂一曰執神而固

執神而固。神聖固易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挾治之謂固。挾讀為浹浹周洽也。王念孫曰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

堂本並作挾挾治洽字乃涉注文周洽而誤盧從元刻非也呂錢

本洽並作治治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浹

治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治則與盡善不對矣王引之曰萬

物上常有易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易謂固

上下正相呼應易謂固與上文之易謂一易謂神皆文同一例

易謂神易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

上易謂神易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易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

不相應矣先謙案謝本從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

盧校王說是改從宋本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故詩書禮樂之

歸是矣。劉台拱曰之下當有詩言是其志也。是儒學書言是其

事也。一字為衰貶微其文禮言是其行也。隱具義之類是也樂言是其和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

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賦聖人之德

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

止乎禮義先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大

王之澤也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廣古通用詩序曰光猶廣也

小大故有小雅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道畢是矣鄉是者滅倍是者亡鄉是如不滅倍是如不亡者自

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盧文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盛乎言其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

勝敵而愈戒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

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

履天子之籍負展而坐。戶闢之謂之展也。謝本從盧校作

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王念孫曰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

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氏中亦云作當為立古無坐見諸

詩之卷第四

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先謙案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
 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本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
 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
 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東面而迎太
 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紂魚幸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
 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
 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
 日夜不休汜音記。盧文弨曰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鄒在
 鄭地汜釋文音凡字從已不從己其地在成皋之閒又漢高即
 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為汜而即音為汜誤矣又注汜
 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汜汜中汜汜當作汜音
 汎字从已不從己其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為汜
 何縣地虛用汪說而引左傳鄒在鄭地汜為證雖汜案杜注
 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為至汜之證
 矣至共頭而山隧崩摧也隧讀為壓共音恭。盧文弨曰案共

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在莊氏中校霍叔懼曰出
 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霍叔懼曰出
 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
 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
 走惡來遂選馬而進之選簡擇也。俞樾曰荀子之意方言周公
 有力也遂選馬而進之選簡擇也。俞樾曰荀子之意方言周公
 篇曰舞則選今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
 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
 之謂下文曰與同馬選矣則選馬而進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
 馬既同也若以選為簡擇則選馬而進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
 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暮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衛於西百泉蓋近
 旦於牧之野戚暮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衛於西百泉蓋近
 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則此文旦於古無微且以文
 今止云戚旦於牧之野戚暮宿於百泉則此文旦於古無微且以文
 歷疆國篇如牆厥之注曰厥讀為壓此文厥旦當作旦與彼同旦壓
 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歷

晉軍而陳此云旦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日向
 厥猶彼云晨歷矣不謂紂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孟
 荀所稱易鄉者蓋謂紂卒其意正同楊注援以釋荀恐非遂
 子不信漂杵荀子不備倒戈之勢○盧文弨曰正文誅紂上元
 乘殷人而誅紂刻有進字郝懿行曰乘者覆也謂駕其上元
 非書序云周人乘黎偽孔傳乘勝也亦非先謙案注蓋殷者非
 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台州本增一乘字文義較足
 周人因殷人也倒戈之勢自殷之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
 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也牛也皆不用之義三革
 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
 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
 五刃車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
 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
 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盧文弨曰護與護同
 未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門

○盧文弨曰宋本開作問係俗體跨天下而無斬○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
 待求也○劉台拱曰斬蓋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
 限也淮南似真訓四達無境通於無所高注圻垠字也當是
 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
 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拜有窮之君遂夏

○先謙案弓宋○台州本作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

見其功興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

○餘懋曰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
 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即本正文又王霸篇曰故人主欲得善
 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謹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
 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微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
 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為射遠中微
 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

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
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
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
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
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
不願得以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盧文弨曰案此段在一大
接下文語勢方膺合王念孫曰此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
能與之爭勝咎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
傾危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爲狂妄之
微驗也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與時
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
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
同其於爲治一也稽改也攷成也

傑化之鬼瑣逃之

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

說畏之眾人媿之

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

獨立貴名儒名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榮路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

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

儒者辨儒者

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

帶解果其冠博達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

果腹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整保爲墟壑音下界反保音

果壑音復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國之祠

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蠃蠃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蠃蠃蓋高

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強爲儒服而無其實也盧文弨曰壑

當作蠃所引說苑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略法先

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

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

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世

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世

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
制度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
也○郝懿行曰殷蓋敦字之誤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
下同楊氏無注知唐本猶未誤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
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堅
非劉台拱曰荀子書言偽者義皆作爲此行偽韓詩外傳作行
爲王念孫曰行偽二字所補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
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
此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爲詐偽之偽矣然而
別對文則惡下不當有者字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
矣然而明不能別有分字今從元刻刪呼先王以欺愚者而
求衣食焉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隨其
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僂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
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
助也僂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因拘之貌莊子曰曉然在羣繳之
中矣○王念孫曰舉讀爲相與之與與與莊子曰曉然在羣繳之

其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爲褒美於義疏矣又曰僂蓋僂字之
誤說文僂安也從人意聲僂僂左傳國語通作僂僂行而僂廢
矣僂然安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規上安然若將終
身而不敢有他志也僂僂曰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
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
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爲師
從而附和之也楊注非其義王氏讀其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
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法
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
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
至則知不能類也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僂
日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此失其讀也齊讀爲齊然而以下十
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
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
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齊法教之所未知也知之日知之不知曰不
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盧文弨曰宋本作內
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盧文弨曰宋本作內

注不合王念孫曰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賦燿燿雖離言內不用之以誣己外不用之以欺人楊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也法先王統

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

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盧文昭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

曰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為以今持古非

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

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恁倚奇也

傳作奇物怪變卒于忽反擬讀為疑恁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

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慙作

也張法而度之則晦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滯慙作

度之則晦然若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晦與暗同符節

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閭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為兩各執

其一合之以為驗也○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

援晦然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弁同也郭引詩奄有龜

蒙醢醢弁奄奄並通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

楊云醢與暗同失之故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利故亡也

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

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

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俞樾曰楊注斷久字為句則

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或二年為句姑舉

其久而後三年之則以三年為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

天下而後三年者猶言久至三年也推極言之宥坐篇云蔡三

是久而後三年者猶言久至三年也推極言之宥坐篇云蔡三

年而百姓往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

矣與此同意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

朝而霸也○王念孫曰楊讀伯為霸非也信如楊說則是大儒

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

今案伯讀為白顯著也言一朝而霸顯於天下也駐伯然矣

銘伯之狀下白顯著也言一朝而霸顯於天下也駐伯然矣

舊邦其命維新可謂
白矣此九其明證也

卷第四

六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盧文弼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明之為聖人則通明於事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
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故聞之
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
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盧文弼曰案漢書禮樂志云漢
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
此俗本誤作制力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多厚必至困躓也
今從宋本訂正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其道百舉而百陷
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君子之通明者也
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
為賊云能則必為亂云能自言其能。盧文弼曰楊氏注非十

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為亦不必分口之所
言身之所為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
語蓋即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通
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不知則速成更難通
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意也今案云能皆出於天生而無
出於人為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能皆出於天生而無
而有能則必為亂有師有法而不知則速成更難通
二子篇引慎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
曾子曰詩曰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
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有為云大雅桑柔篇為民有肅心并云
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為民不利如云大雅桑柔篇為民有肅心并云
或作員秦誓曰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賡詩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
賡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
日誰有察則必為怪析之此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
不從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有聰察之性
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王念孫曰論決也楊說論
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囚注云論決也楊說論
字未了先謙案注聰各本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
竊聽據宋台州本改正

卷第四

六

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
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為善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間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據元刻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喜怒謂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喜怒
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盧文弨曰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情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楊注所稱或說改情為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待積習以化之也故性也者吾所不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情也者非吾所有也
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情也者非吾所有也
然而可為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然所有然而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也錯干故反并一而不二
可為之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然所有然而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也錯干故反并一而不二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然所有然而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也錯干故反并一而不二

所以成積也并讀為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移其志安之
既久則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移本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盧文弨曰孟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且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涂之人百姓先謙案人百姓猶言眾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言其積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積順也順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大積靡謂以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

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
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與
邀同招也詩曰維此亪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
一堯反

貪亂甯爲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

人反顧念而重復之行由王使之然也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爲惡之

亂安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王念孫曰人論二字乃目下之

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
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韓昭公時子思子作論語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楊說失之又臣道篇人臣之論有能臣者有篡臣

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爲偷謂人臣志不免於曲私而
中有此四等也揚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

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汙

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王念孫曰漫亦汙也方言澆漓也東
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洿與汙同浼與漫同呂氏春秋醜爭篇不

漫於利高注曰漫汙也楊讀漫爲謾欺之謾分其愚陋溝贅而汙漫爲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汙漫者竝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眾人也溝音寇愚也溝贅無知也眾人謂眾庶也○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以己爲智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甚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先謙案知而好問不自以爲知也楊注非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故爲小儒也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摠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禮也也是檢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分檢式爲二義失之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

所尊高也。王念孫曰：壇，堂基也。防，表也。有，有也。隆，厚也。言有壇宇，則有

猶曰：言有界域。即下文所謂道不墮也。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

尊高之謂也。先謙案：道有一隆，謂有所專重。如下文問政則專

重安存，問學專重為士問治法專重。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

此道德或當為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課重寫耳。故下云：諸

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脩其志意來

已上之事語之也。先謙案：安存以百姓言。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

上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後

王師古而不以遠古也。舍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

難信。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高之下

也。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為巨雖高下小大是君子之所以

聘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謂之屏，之內也。君子雖聘志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荀子卷第四

